

祁连深处的坚守

□ 段献远

祁连山腹地，白石崖口的盛夏如酝酿已久的酒，一朝开封，便醉了整座山川。6月底，一年之中草原最美的季节，我们随山丹马场自然保护区白石崖资源保护站工作人员一行，深入祁连山脚下实地巡护走访，调研古弱水源头生态现状，记录祁连山生态修复成果。

白石崖河谷是祁连山国家公园甘肃省管理局重点管控的禁牧区域。在祁连山禁牧区的巡护方面，祁连山国家公园甘肃省管理局张掖分局、山丹马场等部门建立的联动机制很是奏效，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携起手来，共同保护好母亲祁连山。”

史志记载，作为以祁连山为脊的内陆河，张掖境内共有大小河流26条。《山丹水利志》中有这样的记载，“马营河为黑河流域最东一级支流，山丹县境内主干河流，古名弱水，分段异名：上游白石崖河、中游大马营河、下游山丹河，是山丹县城核心生命水脉与河西弱水文化的核心载体”。

弱水文脉绵延千年，典籍记载翔实可考。《玄中记》以“天下之弱者，有昆仑之弱水焉，鸿毛不能起也”定义弱水；《淮南子》记载“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后世传说其行程与弱水有关；《尚书·禹贡》载“禹导弱水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甘州府志》沿用此说，古籍中“弱水”多指今黑河，含山丹河段。

在这里，河流走过的地方，绿洲与生命开始了。

白石崖河口古称白磨口、白石口，河滩巨石经千年水流冲刷、风雨雕琢，形态各异、色彩斑驳，是山河演变的直观印记。

在白石崖渠首的闸口旁，一块高约三米的大理石碑上有这样的记载：1965年首建白石崖引水渠，在平均海拔3000米的生命禁区动工，仅用几年时间就使山丹县7个乡和山丹军马二

场、山丹农场等单位14万亩农田、10万人受益，战线长约几十公里的白石崖渠，年均引取祁连山北麓水源4379万立方米，成为当时国务院“三西”农业建设项目的样板工程。

这条渠经多次维修扩建，在渠系中段建成白石崖水库，造福下游人民。60多年过去了，始终不变的，是这条渠与生俱来的使命。

我们背着干粮，从海拔3153米的白石崖渠首闸口向南徒步进发。刚刚经历过一场山雨，天空显得格外澄明，两侧青山清透无尘，云朵像棉花糖一样游走在山间，灌木、高原茅、披肩草连片铺展，返青草甸与蜿蜒河道交织，远处祁连雪山皑皑伫立，美不胜收。

马营河水资源保护利用所白石崖管理站站长赵文明，对闸口一带的水文、气候、生态变化了然于心。他说：“白石崖河水流量季节差异悬殊，枯水期流量不足1立方米每秒，水流平缓；汛期峰值流量可达20立方米每秒以上，水势汹涌。同时，这里夏秋多云雨，晴日突降降雨是常态，气候条件复杂多变。”

向南徒步约两公里，抵达天然地质奇观“石门”。一块巨型青石板经自然作用力纵向劈开，形成规整隘口，成为河谷水系必经通道。南侧

与西侧沟谷溪流在此汇聚，平缓区水体澄澈见底，碎石斑斓，数尾小鱼穿梭清波，映着烈日晃出一片粼粼白光，仿佛把远古年代的月光也驮在了背上；溪流穿石门奔流而下后，因隘口落差，听到的全是细细密密的潺潺声、叮咚声，灵籁、清幽。

白石崖河谷完整保留了自然原貌。河谷腹地生态群落完整、物种丰富，两岸多为灌木和草甸，高原旱獭洞穴遍布。半山岩壁上，常有岩羊群静立栖息，身形与山体相融，警觉机敏。我们行至河谷中段已是上午10时，阳光毫无遮挡地倾泻下来，此时岩羊群都在山顶栖息。巡护全程，有一个共同原则：对野生生灵，不惊扰、不干预。

海拔表上的数字不断攀升——3150米、3200米、3250米……空气越来越稀薄，紫外线越来越强。我们继续前行，发现一座黑白相间的锯齿般石山，如恐龙之脊、巨蟒之齿、野狼之牙。在几块风化侵蚀不严重的独立岩石上，我试图找寻岩画的蛛丝马迹，可惜徒劳无功。

也不是一无所获，我们在石山下面觅得几块尚未消融的浮冰，厚的地方七八厘米，紧紧依附在悬臂巨石的阴坡面，上面粘连着一层杂草和浮土，有的石块杂物直接嵌在里面，这是冬季

的白石崖留给夏天河谷的最美礼物，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冰塑奇观。

过青羊沟，再过豹子沟，在海拔3296.6米的白石崖河谷大东沟口，我们和山丹马场二场相关人员会合。他们早我们一两个小时就进山了，早晨7时左右，就选择几处山坡支起三脚架，调好长焦镜头，同时放出无人机进行蹲守和航拍。

“这些年，我连续观测到岩羊、鹿、马鹿、狼、熊、雪豹、蒙古原羚、金雕、秃鹫、兀鹫、荒漠猫等动物在这一带活动，最常见的是岩羊、旱獭和野兔。”赵锐熟练地操作着拍摄器材说道。

珍稀鸟类和野生动物种群的回归，是祁连山禁牧、草原修复治理成果的生动写照。作为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的祁连山，一场长达数年的生态重塑正在书写。

“这里距离冷龙岭已经不远了，在保护站工作，就是要耐得住寂寞。”王军民指着身后的林区说。

山丹马场自然保护区白石崖资源保护站只有3个人。日常巡护主要靠摩托车，两个人结伴而行，核心区每月要去两三次，缓冲区每天都去。主要职责是制止、劝阻、上报非法穿越、盗猎、采挖野生植物、违规放牧、野外违规用火、擅

自进入核心区等各类违法行为。

护林员唐胜云说：“我刚来的时候，除了呼吸有点沉，觉得也没什么，住了一晚上才知道高原的厉害，根本睡不着，过了好长时间才慢慢适应。”

护林员杨鹏觉得，这是一份令人自豪的职业！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为所管辖的全片区护林员统一配备并要求使用“管护通APP+智慧祁连山大数据平台”，每次巡护自动记录巡护轨迹、现场拍照、填报事件表单等，无信号区域离线缓存，出山后自动同步到后台大数据平台。

林区内还布设了很多红外相机，2024年10月，山丹马场自然保护区首次拍摄到一只母雪豹和三只幼崽的活动影像，2025年3月第三次记录到它们的活动踪迹。

这里的河水是清澈的。水流和人一样，生活在不同的地方，便有不同的性格。

逆流而上，目光所及，游走的云朵就在头顶，如飘动的海洋，祁连山的积雪常年不化，就在头顶不远处。盛夏，雪，相互矛盾的词语堆放在一起，又如此和谐。

离开大东沟口返回，一路上，繁花正艳，但很多植物我认不得，便拍了照片，回城借助手机识别功能，查阅到许多充满诗意的名字：甘青铁线莲、紫花碎米荠、歧穗大黄、金露梅、高山紫菀、马兰花……它们共同构成了祁连山盛夏高山野生植物群落。

再经白石崖河闸口，返回山丹马场二场的路边，是茂密的高原灌木景观，成千上万的铁线莲，大面积攀附在底层灰绿色的灌木之上，连片形成漫山遍野的花海。顺着流淌的渠水，仿佛能听到远古马蹄声穿越时空，那声音里蕴含着开拓、交流与融合的力量，久久回荡，连绵不绝。

面对鲁迅的目光

□ 秉俊

前往绍兴
我的心情颇不宁静
到达鲁迅故居时
有几分忐忑，又平添了几分深沉

来到巷口
墙壁上先生深邃的目光
那么熟悉，却也有些生疏了
我驻足，向先生致敬

我想到孔乙己、闰土、祥林嫂
又想到刘和珍君，想到真的猛士
仰望，先生如一盏明灯

先生的横眉冷对和俯首甘为
是一把尺子，衡量着人们的灵魂
先生的目光是一面明镜
照亮，唤醒人们坚守初心

经过“民族脊梁”四个大字
一些青少年在打卡拍照
还有父母牵着手的孩子
我伫立，这便是未来的希望
为了这希望，我们仍需努力



风过大塬

□ 孙鸿岐

我站在大塬上，风从我的脸颊吹过。我伸手去抓，没抓着。风从指缝里溜走了，跟水和光阴一样。

陇东的风，是有味道的。有泥土的甘味，有青草的涩味，有远山的松香味，还有一丝说不出的烟火味。仿佛是几千年前的烟火，飘到现在，还没有散尽。这些味道交织在一起，酒在陇东大地上，竟酿出一种醇厚的、令人安心的气息。

风不说话，可却知道桥村遗址在哪儿，知道四千年前的陶瓦碎片埋在哪儿，知道白草坡西周墓在哪儿，知道那些刻着铭文的青铜鼎在哪儿，知道秦直道上三千斤重的石碌碡在哪儿。它从那些地方经过，将土吹开一层，又盖上一层……

可风最知道的，还是南佐。南佐就在这大塬上，五千年前，那里曾有过一座城。那城的样子，风记得——风吹过九座夯土台，吹过祭祀的烟火，吹过先民仰望天的脸。先民们在台上祭天，风就把他们的祈祷带上云霄。

远处有农人在犁地。犁铧翻开黄土，黑油油的墒情露出来，在午后的阳光下泛着湿润的光。那泥土的气息便愈发浓了，浓得化不开，我感觉整个大塬都浸在这种气息里。陇东的土地是厚道的，你给它种子，它便还你粮食；你给它汗水，它便还你收成。几千年

沙山上的花

□ 胡美英

在城市外圈的戈壁旷野中走着，确切地说，我几乎是深一脚浅一脚地扑向这些花儿的。这些沙坡上丛生的花朵，半米半草的枝干，粉红粉白的花瓣，一丛一丛地沿着沙堆向上丛生，疏疏朗朗、清清爽净，漫到冈上与沙生的苇丛挤挤挨挨地撞到一起，清爽、飘逸、纤尘不染。

没有一片绿叶的衬托，米粒大小的花粒一撮一撮地团在一起，拢成一丛丛淡粉、淡绿、淡紫的花束，像勿忘我，但比勿忘我更紧密更挺拔，成片成片地挤在一起，山脊处疏朗，低凹地又密集成花的河流，随山势起伏流转。它们的根，该要扎得多深，才能从这流沙里吮吮到一丝水汽？它们的花粒，该有多坚韧，才能扛住这日月的蒸腾与风沙的抽打？

开满鲜花的沙包山一波一波地朝前涌动着，山顶上的花簇像细细密密的浪花，在低洼处还不停地打着花的旋儿。这成片成片的花

色，仿佛是整座沙山的精魂所聚，亮得能灼伤人的眼睛。

这里属古凉州地，是汉代军马牧养和屯田要地、丝绸之路北线节点，当时战马奔跑的身影，一定还留在这些花儿的记忆里。

文友们大声喊着，从一个沙包山跑向另一个沙包山，将自己也跑成沙包山上的花朵。

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沙包山上，沙温热灼人，我索性脱掉鞋子，赤脚感受着沙灼的痛感。我不知道这些花叫什么名字，没有一棵树为它们遮阴，没有一条溪为它们灌溉，它们能依靠的，只有自己。它们能开在沙包山上，本身就是一种奇迹。

风起的时候，细柔细软的沙粒，撒落在花丛里，似一层花粉撒向了大地；风大了些，卷起细沙打在脸上，落进衣里，我就走进了沙山的血液里。只是我不知道，是花儿给了沙生命的鲜艳，还是沙给了花儿怒放的底气？



第3374期

溪山揽胜

[中国画]

伏应科

本版联系电话：
0931-8159106
投稿邮箱：
gbbaih@126.com

又闻胡麻香

□ 邓书俊

归家的时辰。这蓝，是塬上最朴素的底色，不张扬，不炫目，却有一种扎进心底的力量，像极了乡亲们的性子——在黄土里深深扎根，在风霜中默默坚韧。

花谢过后，圆圆的小蒴果便密密地缀满枝头。麦收过后，暑气正盛，胡麻的茎秆也渐渐转为金黄。风穿过田野，饱满的果实沙沙作响，像是秋日里的私语。收获胡麻是细致的功夫，因其根茎细弱，农人需深深弯下腰，连根拔起，再扎成结实的小捆。场院里，胡麻垛码成圆润的丘，在秋阳下晒着。待干透了，木连枷起起落落，那些扁圆的小籽粒便欢跳着脱壳而出，在阳光下泛着油润的光泽，由深褐转为浅金。捧一把在手心，指腹摩挲过籽粒温润的纹路，仿佛能触到阳光贮藏了一季的微暖。

新收的胡麻籽晒得干透，母亲捏起一粒掂了掂，指尖沾着阳光的温度，便催着我和哥哥往邻村油坊去。胡麻籽倒进石磨进料口，沉重的磨盘缓缓转动，金黄油亮的酱坯便从磨缝汩汩涌出，香气浓郁得缠绵。而后，澄澈湿润的胡麻油带着欢快的轻响，淌进陶瓮之中。回家时，哥哥担着两桶油大步流星，我背着放有小陶罐的背篓，没走几步便气喘吁吁，被他远远甩在身

后。那段踉跄归家的路，如今想来，竟成了记忆里裹着油香的绵长惦念。

第一缕新油的味道，总是由母亲烙的葱油饼来宣告。面团擀得薄匀，刷上晶亮的胡麻油，卷起擀开。铁锅烧热，面饼贴着锅底，“滋滋”一声，白汽腾起，一股混合着麦香与焦香的霸道气味弥漫开来，馋得人直咽口水。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母亲做的胡麻花卷。母亲在榨油前，总要留些胡麻籽。大铁锅烧得滚烫，灶膛里火焰熊熊，一碗深褐油亮的胡麻籽入锅，顿时响起“毕毕剥剥”的脆响。干燥烈烈的焦香瞬间冲出厨房，飘荡在院子里，引得邻里家的孩子扒着墙头望。妙好的胡麻籽在案板上摊凉，倒入石臼细细捣碎，成了泛着油光的深褐色香末。蒸花卷时，母亲将香末一层层卷进面团，热气蒸腾间，胡麻的醇厚焦香与面粉的朴素清甜交织融合，化作一种踏实悠长的滋味。

后来，我像一粒被风吹走的胡麻籽，飘落异乡。日子久了，故乡在记忆里褪成一片模糊的昏黄。可鼻子比心更念旧，只需一缕游丝般的胡麻油香，便能瞬间唤醒所有沉睡的过往。

我拿起一只花卷，慢慢咬下一口。麦子的甜软过后，胡麻的醇厚香气弥漫，直抵心魂。